論語 五六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冶長以下在當時爲今人也玉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胡氏以爲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illegible]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一十一章至二十四章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爲己之學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紲息列反

公冶長孔子弟子魯人去齊人妻爲之妻如字也縲黑索也紲攣閒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長之爲人無所考而

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 [illegible]東陽許氏曰其字指長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

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則不須用其字 又言其人雖嘗

陷於縲絏之中而非其罪則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

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外至者為榮辱哉 朱子曰雖嘗陷縲絏而非其罪

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縲絏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

有得罪之道雖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者撻于市幸而遇無妄

之哭則徒市朝之刑齋虎之寃皆愛之而無惡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絏非罪以其一事言之臣縲絏則以

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眉氏曰臣章謂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冶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

衆矣○東陽許氏曰擇壻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絏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絏不足汙其行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謚神至反謚正作諡

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声故能見用於治去声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遍反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言行相表裡謹言必能謹行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己也程子曰此以己之私心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況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声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況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絏也縲絏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

褻易於陷之也惟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爾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虔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虙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成其德者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人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游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此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魯之多賢也見賢遍反蔡子曰論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之故如此也○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兄

師友厚之至也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簠音甫簋音軌皆宗廟盛平声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己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程子曰瑚璉可施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身雖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庭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

才可使從政爲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
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也以爲有用之
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耳○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
之君子歟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
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
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魯人佞口才也朱子曰有便佞之才者多入於不善
故夫子不貴○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
是說是當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捷
得說話也好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仲弓爲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
佞爲賢故美其優於德而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務從事於敬恕
以求仁又在德行之科而夫子稱其可使南面今或者又以不
佞爲德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爲重厚簡默也人情徧外
而不事內求名而不
務實故以佞爲賢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虔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辨也憎惡去聲下同也言何用佞乎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辨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妄發言成文雖若可聽然其情實則未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爲賢不足以爲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爲才衛少祝鮀之佞治宗廟祭顔子爲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木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人言不佞不害其爲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

○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顔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況仲弓雖賢未及顔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息之間斷愛之理心之德六字所以訓仁之義爲甚切全体

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爲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紛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廣博精深千蹊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己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文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爲詳且密也○陳氏曰仁雖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体而不息如雙峯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体之體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爲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爲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通旨〕朱氏公

遷曰愚丞猶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躰而能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躰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躰而言則為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躰不息之而言則為躰道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此皆可謂之以德言也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音悅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蔡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新安陳氏曰未能真知此理似無毫髮之疑則正當斈時未是斈優而仕時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斯之一字甚大有所指而言如事君忠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切恐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

已然矣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曾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斷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善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與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為已見大意見道分明何也○朱子曰人惟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一入而不自知其所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則非見乎其大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悲而不容自欺也見其見道之明又為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容或有所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分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為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此日自知之也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為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

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知包實未信之實其材可以
毫釐纖悉處与意味曲折不者開自知之精耳

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

朱子曰據他之材已自可仕只是他不伏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人食蒭豢勿勿未食蒭豢只知蒭豢之美及食勿勿豢與蒭豢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者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須是真見得不義不辜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略行不義略殺不辜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裡更須玩味有察体識存養亦會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闊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爲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洒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略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愨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

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未可量乎○胡氏曰聞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峯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說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疏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盖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略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声與平声材與裁同古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為之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

之意其憂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夫
子爲必行而喜其與己其平日所爲多傷於剛果而不能裁度
以適於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夫子所以裁之○胡氏
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其澤也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
於無所容其身豈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
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
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
而喜夫子之與己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忖度也○慶源輔氏
曰集註能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
者學力之未至也○新安陳氏曰旣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
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略見大義能勇於行不能裁
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
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
知食出公之食爲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故
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爲賦春秋傳去聲後凡言春秋傳者同所謂悉索所白反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敝賦以討于蔡三十一年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言子路之才可見者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

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備○問三子雖全身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

以全体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体有闕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仁者能主敬以窮理工夫到此則德性常用物欲不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焉而未能有諸已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是心存而有其仁及私而橫生一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礼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熟諸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 女音汝下同

愈勝也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 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之所至而

言二者一之對以其彼此之相形而言顏子明睿（余例反）所照即始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悅）告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此之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不是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徧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說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明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知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知來者可為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者亦以況顏子明哲即首見尾而已固不及耳）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音御）以不暇又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去聲）之資生

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知之之才也子
貢平日以己望回見其不可企丘豉去智二反及故喻之如此夫
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自屈人朱子曰凡人未不及屢多不能自知雖
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之明則不容於
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己知不難決自屈則不盡於己至此夫子所以許之故既然之又重
去声許之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
朱子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卻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見處
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
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
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

與何誅朽許久反杇音汙与平声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杇云鏝莫官反也言其志

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

雖朽之工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於予與改是行去声

宰予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亦

以重去声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予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爲善爲說辭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

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予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胡氏曰

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〇范氏曰君子之於

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已惟恐其不及也宰予晝寢自

棄孰甚焉故夫子責之胡氏曰宰予不能以志帥氣居
然而倦是宴安之氣勝儆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
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予
也聽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特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覺軒蔡氏曰學
者識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
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
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
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杇正以喻其志氣昏惰
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
待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
因此立教以警群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焉於虔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申棖

弟子姓名(魯人)慾多嗜(時利反)慾也多嗜慾則不得為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焉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頂反)自好(去聲)者乎(新安倪氏曰孟子集註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慾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范氏謂剛者天德雖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豈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詘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彊之貌而其中無實有計較)

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荘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强不爲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爲物揜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爲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內荏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所不過爲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棖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爲外物所奪爾○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

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貢所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強底是恕無計較無覩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覩當底是恕○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下同)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曰威儀德

之見乎容貌者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夫子言之文章日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道抑後來聞孔子說耶朱子曰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是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文辭言也

○子曰程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方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吳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槃然辭文章者蔚然有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有自然成文

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奥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憶度料想馳心玄妙之躐等而無所益故不言之論語惟有性相近一語亦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易方言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説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有所聞而行之不給也

○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于急於聞而急於行此古人爲己之實處如人之飮食珍羞羅列須臾盡方好臾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强力之意耳○源慶輔氏曰人之有勇多右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眞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即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

其行之勇推教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陷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声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多恃其天資多怠於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恥問於卑下故謚法有以勤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謚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去声之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姞渠乙反其為人如此而謚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出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

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不撥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
君恥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爲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遺疾之弟使室孔姞孔姞文子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
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胡簋禮器也夏曰胡周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
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亦足以爲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
也史記謚法解惟周公旦太公望嗣王業建功于牧野終將葬乃制謚遂叙謚法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
善號以爲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謚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
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謚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
也○問孔姞事如此不好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謚法甚寬所謂節以一惠言只有一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
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必是他好處周禮謚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
善者一事以爲謚亦有只有一善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謚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一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
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

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魚鱉此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燦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厚齋馮氏曰謚法之爲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蓋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喬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反也慶源輔氏曰首篇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下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通考】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者建旗縣鄙建旐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旗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通考】仁山金氏曰謂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田有封洫忽域反【通考】仁山金氏曰封疆溝洫此水

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
兼并之患故先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井復田
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
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謗
廬井有伍之類
左傳襄公三
十年鄭子產
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
氏註國都及過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
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
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
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素服有定制不敢著
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
第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
則惠否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
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
有序乎曰什已然則其事上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於民
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
即行已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
仁山金氏曰廬田問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屋三屋為
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
其中間有罪奇邪則可及慶賞則相共以此觀之子產
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
○吳
氏曰數上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

者三不知去声者三是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関塞関陽関之屬凡六関所以禁絶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梲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從逆祀聽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不知也又按家語顔回篇曰置六関王肅云六関関名魯本無此関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廢六関未知孰是姑併錄之数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蓋一時皆非也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書言之其所未盡者識多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識寡也聖人之言襃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能掩爾○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言者子産為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産教之我有田疇子産殖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遺愛也先儒云子産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不能義孟子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偕人一事而言爾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以爲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爲知幾蓋交道易以褻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交矣聖人於人雖一善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雖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者拍肩執袂以爲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爲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稱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心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爲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梲章悅反知去声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彄字子臧辰其曾孫諡文居猶藏也蔡大龜也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斗栱也音拱藻水草名梲梁上短柱也蓋爲藏龜之室而刻山於節畫俗作

畫藻於梲也當時以文仲爲知孔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爲知春秋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卜筮上了安得爲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不知言大夫不藏龜元家又因立此說藏文仲在當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爲其明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皆以小慧爲知故於文仲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鬼神者必不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朱子盡即答樊遲問知之意以斷臧文仲故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長安人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爲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

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䢵䢵音云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之女伯比私從之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䢵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去声伯比實爲令尹子文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去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誠矣故子張疑其仁二節音黃氏曰喜怒不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慍物我無間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班殺子元鬬穀於菟爲令尹至僖公三十二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蔿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

卒又為令尹世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為
令尹也子文先為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蒍呂臣為令
尹其後子上又為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間子文大宰執其政
以代其缺歟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
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
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睽不戮一人
子玉復治兵於蒍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累其事蒍賈
曰子之傳政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
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証但子文之傳政子玉乃以令尹
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
答子玉好戰而致敗也其他事盖可想矣
是以夫子但許
其忠而未許其仁也
或問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
也程子曰此只是忠不可謂之仁若比
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
出於至誠惻怛便可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
說須看他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
得是否只緣他大体既不是了或其小節有不是取如管仲之
三故反拈聖人却弃其人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大
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焉得
仁當蒸二句集註於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
文子始之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

問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

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千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十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四馬共駕一車因以四疋爲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違去也文子潔身去亂不使弒逆之惡得汙其身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與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間去声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之曰

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間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

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

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不許請盟不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宮近公

宮或淫者詐稱公陪臣干胡旦反掫將侯反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掫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

之中股反隊墜同遂弑之

愚聞之師曰當去声理而無私心則仁矣

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裡心事

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声之

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

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惟其當之為貴注當謂合禮

義也遂以小者二子小善之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

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不知之語（憲問克伐怨欲不行）并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仁得仁）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爲義可識矣（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皆聖人爲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見而其本心或有不然也子文三仕三已無喜慍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爲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爲如此高絶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爲之亦只是清忠大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爲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爲之曰忠曰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原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爲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爲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

也毅齋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咈乎愛之理
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合乎天理之正而即
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毫釐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
若無釐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惟其
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
也〇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
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
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
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
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於仁可言全體中弓便不可謂之全體
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
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
子之事非特以未能無私而言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耳通考
程子復心曰全體不息一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一段從用
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
求文子子文一偏之狀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者之似而
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
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
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
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無憾而不盡意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
不因其事爲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
矣〇徐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有不忠清者未必仁

與而仁者未有不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也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否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

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去聲)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戶八反)夏之事

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元以鬬穀於菟為令尹僖公二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王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赦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人以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于盂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之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猾夏之事也

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為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為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為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擁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

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
救徐而楚敗徐於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自有
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為盂之會而楚執
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
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歸子文以令尹讓之又晉文
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
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猾夏之事朱子云如管仲三歸反坫
聖人卻許其仁之功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
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弑之義上不能知正莊公次不能
討杼弑逆〔通考〕仁山金氏曰崔杼之弑君申鮮虞責閭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晏嬰況陳文子
為大夫豈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又不數歲而復扶又反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二十七年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
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
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存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後反於齊之二年〔通考〕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
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弑其君光不書陳復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

各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子弒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頃其大亟而傳不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爲杼攻崔氏盡俘其家杼至無所歸而死傳不言陳文子爲謀吾二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文子始與謀攻慶氏于廟𡨋無以公欲慶封奔吴各書召群公子使發卒公尸崔杼于市焉其後文子帥其子無宇留事至其後與桓子恭於國經桓弒簡公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張子曰[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天之理[illegible]盡[illegible]其全身如天地也

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illegible]以名之令子文在於蚩割者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不能止其猾夏之心主於誠弦化隨之事主乃以身爲之而不知其爲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去於篡弒至禍已作又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乎明之所爲止於如此其不得爲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有轉語也學者因其言而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身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其可默識乎○雲峯胡氏曰子文有有楚之而不知有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之不仁文子知有已而不知有君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一不仁矣○新安陳氏曰吾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爲不仁蓋本章外究竟到底之斷案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声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去声下同
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
喪之禮以行杜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為惡之人未嘗知
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
惑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下之事以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
喪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人之以義制事而不汩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存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
得已是又須平心更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曰横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
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為李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為
應事言之謂○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而宜無過舉
矣而宣公簒初患反立文子乃不能討反為去声之使齊而納

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惑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
薨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
襄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
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會之
會則不得討臣子殺之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仁
山金氏曰季文子繼襄仲殺適立庶於是輔宣公之短黜莒僕
之賞以奪其權賂諸侯之會以固己位其後宣公患其專與公
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睽逐庶之
罪私遂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都玩反不徒多
思之爲尚問再斯可矣只是就季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季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
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之至者萬事通徹事物之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不審此語只是文子
事物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爲可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爲惡一边說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
事豈可不思況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爲衆人之通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苟失過則惑矣○雙峯饒氏曰窮理
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

方思之初決於既思之後若不明
不決而徙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声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于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于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

虎夷以入守音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与衛
入盟于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与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
子先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藏守門以為使去声也与之乘
而入長牂与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歂犬華仲前驅歂市專反
華去声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奄甯子未備叔武將之聞君
至喜起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声沐股而
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冬會于溫討不服也衛
侯与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坐獄為坐士榮
為大士治獄官也周礼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入不貢与
君對與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
蓋令獄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
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
室甯子職納橐饘焉橐音託衣囊也饘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
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可喜患者深元咺歸于衛立
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〇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醫衍酖衛侯
衍醫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醫因治疾而加酖毒
甯俞貨醫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醫使薄其酖
公為去声之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与晉侯皆十瑴音玨
同二玉相合曰瑴王許之襄王許之衛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
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位成公
元年也經稱會衛甯速盟于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
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甯武子与衛人盟于宛濮武子

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嘗死于成公二年三月而後子俞爲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

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亦此必要○程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

不可及也新安陳氏曰朱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爲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亦有

不當愚者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子不全身退聽却似愚然又事

事處置得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爲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成公失國

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與尋常無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蓋此以智

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者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

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子世臣他人不必如

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權其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爲公

族比干於紂爲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亦不可程

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免刑戮舉蘧伯玉仕卷懷等例之

則有道而知當是發智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爲今證以武子之時於事無事可見又謂之知盡忠濟難又謂之愚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也當成公之失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爲乃若愚而冒爲之非眞愚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爲愚者也不得爲眞愚是也〔通〕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無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王救維持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始終以亂亦是甯子父正救之子不無失諫之過蓋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失諫其殺叔武又失諫已盟而殺先期而入又失諫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愚爲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與平声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通〕仁山金氏曰夫子凡三至

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盖經宋魋之難主司城貞子家居又自陳適蔡有絶糧之厄遂如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三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割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来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本孟子不得中行而思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如曾點之狂易流於老莊故欲歸而裁之也問何故只思狂士不及狷者朱子曰狂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語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冉求之藝真箇成一

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各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
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
裁之後來曾皙之徒臨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
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文字者易
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
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略於事者也
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
溺於高遠又有略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
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徽庵程氏曰狂簡者
志大而略於事宜其擴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
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於精微然其知規模之廣大實非
卑下者所能攀雖極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
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於所自
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
喜而中庸有未協且看琴張曾皙牧皮之為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
矣狂則必貴於裁
裁則不終於狂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殷湯所封
相傳至夷齊之父姓墨胎氏名初字

(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其謚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孟子稱其不立
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
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介孤特而有分辨之意)宜若無所容矣然
其所惡(烏路反)之人能改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
曰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去声)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
知之(朱子曰伯夷當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
叔齊不念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見人有惡
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惡也此亦不遷怒一般其所惡
者因其人可惡而惡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
日之節觀之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爲亦率夫天理之常而其胸中休休然初
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醯呼西反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醯醋也人來乞時其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爲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枉雖小害直爲大事有小大理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與通作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反之所以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予要知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言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義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皡皡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曰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爲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爲則意得爲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爲不直則知所以爲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棖剛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

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人之善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對反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是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此類者皆有兩意

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問左丘明非傳春秋者耶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恥巧言左傳必非其所作

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甚於穿窬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身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從媚諂傾陷則甚於穿窬○胡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諂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蓋止於取貨財之謂耶故可恥有甚於穿窬也

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

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言令色足恭匿怨

皆曰不識羞者也人而不識羞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身上文乞醯

之氣并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人也其可恥者卑賤而

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爲陰譎尤可恥○雙峯饒氏曰此上二

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

人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人表裡一

○顔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衣去聲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

顔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而不

伐是也易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或曰勞勞事也勞事非己

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也上明說身上句皆謙也後說犯○朱子曰顔子是詒箇驕

字子路是沿箇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
之能媿人之不能是与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与勞如何
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出來底○無伐善是
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
有己故雖衣服車馬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
於事物間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
其進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焉吾之所當爲而已其
爲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也斈者有志於求仁
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此用力以
爲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少者懷之以恩一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
合二說其義方
備老者我養之
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承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
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是以盡該天下之人
否朱子曰然○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再
綏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
然出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況顏
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爲勝

○程子曰夫子安

仁顔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人於微小物事尚戀不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己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顔子孔子皆是將己與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顔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顔子孔子又就他那一般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而行之無適非仁矣又曰子路顔淵孔子之志皆與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反爾程子曰顔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無施勞是他顔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顔子有乎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顔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顔子比之孔子則顔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顔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顔子底較細䟽然都是去得箇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顔子地位顔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愨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所言苟身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

他無私之一字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能無彼此物我之分況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友然
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勞覺其用心雖至堯舜地
位亦謙然常若不足子路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盖二子猶未免於用意
若聖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着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所及然今學者
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梗於胸中如蟊賊加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
矜如顏子乎況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況非始學之事哉必先學
子路之忘私而後可又曰子路勇於義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
哉亞於浴沂者也問浴沂地位任志言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朱子曰子路學雖粗然他資可見
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
發程子曰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又聞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未至自
然亦不為外物所動矣曰是○胡氏曰以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

以亞於容所以其胷次洒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
晳之所至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識能先於貨利之
問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庶幾矣○
雙峯饒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亦有不同曾點是知
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洛所之智崇共敝之行實○新安陳氏曰
人以天理本自周流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
樂與人同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而藹然
有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子夏而充
子尚不假蓋焉子路自甘敝緼而與人共其輕肥私欲不間隔
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
同適之樂乎　通考　仁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容所顏子未
則曾點亞於顏子但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
自私己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無施勞朱子曰以善者己之所有不自有於己故
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於人故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尚
免矜克論之意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己不勞焉
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居宜反靮音的以御馬而不以制牛
人皆知羈靮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靮之生由於馬聖人

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問夫子如化工及羈靮之喩朱子曰這只是理自合如此老者安之是他自帶得安之理朋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爲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我人共而不爲己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爲己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爲己私不足以言矣

朱氏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己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喟然歎叔孫武叔毁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之妙言其不易文字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毁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爲已甚者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爲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以功用言聖人以子貢賢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雖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稱其統躰言孟子即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無資賀

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
無德行事業言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無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
燕居寢不尸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
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太廟陳司
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
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鄉黨至誾誾
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衰者
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至不親指師冕見至固相師之
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
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充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踧踖如
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
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踧踖如也君賜食必正席至加
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
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自知乎哉出則
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十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
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脩
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
六章聖人謙己誨人之辭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声下同矣知過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矣 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是改過之機蓋悔悟切則識意所蓄根深力固若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知不見而曰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己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如字屬上句好去声

十室小邑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者也夫子生知

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質易去聲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爲聖人不學則不免爲鄕人而已可不勉哉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爲鄕人而已○勉齋黃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雖生知所以自然好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亦以其不能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爲聖人不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勉爲鄕人美質之不可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或問云註疏之讀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字屬下文故朱子疏音如字且云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

雍也第六

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意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末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耳○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illegible]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次內夫子出處一言變魯變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舊 南面者人君聽去聲治之位 學齋黃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之嚮皆南面嚮明也 言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也 問寬洪簡重也是說仲弓資質恁地朱子曰夫子許他南面則是有人君之度這又無稽考須是將他言行來看如何○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

洪簡則守要故垂寛身簡御衆臨下之道也故有人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也○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稱子桑户者是

也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户与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仲弓以夫子許己南面

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

之謂朱子曰仲弓為人簡重見夫子許之以伯子簡是言簡簡底故以為問夫子言此人亦可者以其亦也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大簡乎大音泰

言自處上声下同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而行簡以臨

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

主而自治踈矣而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大簡而無法度之
可守乎慶源輔氏曰中有主則一自治嚴則收斂因事不煩則無擾出之事民不擾則無不得所之民中無主則
二三自治踈則滲漏多大簡則率易無法度之可守則或未免於猖狂妄行矣家語記伯子不衣冠
而處夫子譏其欲同人道於牛馬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
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音稅下同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音悅曰何
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脩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簡易鄙野也子桑伯子易
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然則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
許與此朱子曰居敬則凡事嚴肅若要以此去律事凡事都要如此便是居敬而不行簡也○今固有居敬底人把得忒
重却又行得煩碎了臨下以簡只要揀那緊要底來行○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謂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
從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居敬行簡如云內外不只是盡其內而不用盡其外如云本末不只是致力於本而不
務乎其末居敬了又要行簡聖人教人為學皆如此不只偏說一边○居敬行簡是有本領底簡居簡行簡是無本領底簡○

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問敬是就心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心上做出來而今行簡須是心裏安排後去行豈有不是心做出來○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後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問居簡而行簡則有志大畧小之患以之臨事必有怠忽不舉之處居敬而行簡則心一於敬不以事之大小而此敬有所資益也以之臨事必簡而盡日居敬則明燭事幾而無私意之擾故其行必簡○葉氏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雙峯饒氏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仲弓之在聖門以德行稱者也夫子許之以可使南面是以其有人君之德而然也仲弓聞夫子之許已而未知其所以許之之意安在於是即其氣象之類已如子桑伯子者以為問夫子以其可也簡許之而又曰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其意以為簡出於敬則其簡為有本而每事順理而要直謂之可也固宜簡出於簡則其簡為無本而遇事不免率意而疎畧無乃簡之過乎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致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孳力之至爾蓋他日嘗問仁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於夫子矣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

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貧而無仲弓之季者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己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新安陳氏曰人所以異於牛馬以衣冠也伯子惡衣冠煩而去之簡則簡矣如不敬何簡與敬易相反故言○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爲簡而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爲簡忽簡畧之簡仲弓蓋能居敬行簡者伯子乃不敬而居簡行簡者也

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蓋未喩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朱子曰夫子雖不言其居簡之失而可字已寓未盡善之意仲弓雖未喩可爲僅可乃能默契其微旨乃別出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程子曰子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爲要直內存乎簡而簡則爲踈略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雙峯饒氏曰無物只是無私意無私意則能循理所以所行自簡

居簡則先有心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大簡問集註何不全用程說朱子曰程子只說得敬中有簡底意亦有自處以敬而所行不簡卻說不及聖人所以曰居敬曰行簡二者須是周盡某所以不敢全用他說又曰程子說自不相害果能居敬則理明心定自是簡又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說呂進伯是箇好人極至識只是煩擾便是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敬而所行卻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靜及至為相每日酣飲不視事隔墻小吏歌呼參亦酣歌以和之何有於居敬據仲弓言自是兩事程子作一事看了○此段若不得仲弓下面更問一問人只道可也簡便道了故夫子復之曰雍之言然這亦見仲弓有可使南面之基亦見得他深沉詳密處論來簡已是好資禀較之繁等瑣細使人難事亦然不同然是居敬以行之方好○問仲弓之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曰以前篇不佞之謙此章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為簡以臨之莊以蒞之蓋近之矣然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則不曰為政則起其主於德而言也○問居敬居簡之不同何也曰持身以敬則心不放逸而義理著明故其所以見於事者自然操得其要而無煩擾之患若所以處身者既務於簡而所以行之者又一切以簡為事則是民理準則既不素明於內而綱紀法度又無所持循於外也失簡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

勉齋黄氏曰居謂身所自處行謂見於所行觀其所居對行則是以處身對行事明矣居敬而後可以行簡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去声亡與無同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可謂真好學矣 朱子曰不遷怒貳過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此知不是只學此二事其學全在非禮勿視聽言動上乃是做工夫處不要不貳是成效處○怒才過此皆自己上來不遷不貳皆自克己上來○勉齋黄氏曰存養之深省察之明克治之力持守之堅故其未怒之初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方過之萌與其莫非既知之後根株悉拔此所以為好學爾集註以身克己之功也○慶源輔氏曰好學真字須仔細看○新安陳氏曰人惟不能克去己私故遷怒者私意之執滯也貳過者私意之隱伏也顏子之學真能克己故當怒未嘗不怒既怒則不遷有過未嘗不知既知則不留此皆克己之功效而好學之符驗也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家語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卒既云今也則亡又

言弟子開好學者蓋深惜之又以見真好學者之難得也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惟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己之聞自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新安陳氏曰二句易繫辭文乃孔子稱顏子語不貳過也雲峯胡氏曰程子舉不遷怒不貳過說又曰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不在血氣則不遷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音預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媸赤之反妍美也媸醜也隨物應之而已何遷之有雲峯胡氏曰專說不遷怒怒在自血氣而發顏子之怒在理而不在血氣故不遷又曰如顏子地位豈有不善所謂不善只是微有差失纔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張子曰慊口簟反於己者不使萌於再朱子曰慊於己只是略有些子不足

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不復萌作○許氏曰心過常小身
過常大顔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
於心而已○或曰詳說此下乃伊川十八歲時在太學作顔子所好何學論也胡安定爲國子監直講以此題試諸生得伊川
此論大驚異召處以學職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
稱顔子爲好學顔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
聖人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道者方法之謂言學以至乎聖人底方法也下文言學之道毋學之得其道也是此意
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問儲精朱子曰精氣
氤氳凝聚得二氣之精英故能生出人物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
仁義禮智信朱子曰本是本體眞是不雜人僞靜言其初未感物時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形既生
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
怒哀懼愛惡去聲欲慶源輔氏曰此是居物或外物觸之而動上言其本靜於此言動情既熾
昌志反而益蕩其性鑿矣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去傷了他故覺者約其

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
然後力行以求至焉朱子曰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力行求至
踐履之事知所往如識路力行求至如行路○雙峯饒氏曰用工最緊要在約其情使合於中焉是工夫只是四勿便
是約的工夫禮即是中爲準則能約其情使合於中則情得其正而不鑿性得其養而不鑿○雲峯胡氏曰程子此段議論皆
自周子太極圖說來天地儲精此精字即是二五之精其柔也真而靜真字即是無極之真特周子自太極說來故先真而後
精程子只自天地說來故先精而後真儲字即是聚字自古言性嘗言五性圖說謂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故此曰五性具
焉圖說謂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此則曰其中動而七情出焉蓋五性感動之後有善有惡至於情旣熾而益蕩則全失
其本來之善矣圖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聖人立人極之事此曰約其情使合於中者皆克己之事也通論○仁山金氏曰
一三四條叔子二條兼取伯叔子本字指五行之理真指五性靜指未發的是工夫中是準則若顏子之非禮
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
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

日而化矣雙峯饒氏曰不遷不貳皆是守而未化之事若怒自然不遷心無過可貳則化而無事於守矣今人
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
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程子曰小人之怒在己君子之怒在物小人之怒出於心作於
氣形於身以及於物以至於無所不怒是所謂遷也怒在理則
無所遷動乎以氣則遷矣舜誅四凶四凶是人有可怒之罪而
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
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
市○上蔡謝氏曰顏子不遷怒不貳過則其所好乃克己之事
也○朱子曰顏子[redacted]因物之可怒而怒之又安得遷內有私
意而爭於遷怒者志動氣也有為怒氣所動而遷者氣動志也
或謂不獨遷於他人激遷施其人而益之便是遷曰此却是不
中節非遷也○問不遷怒此是顏子與聖人同處否曰不遷字
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蓋聖人無怒何待於
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與
願無伐善無施勞之意同猶今人所謂願得不如此是固當如
此而今且得其不如此也此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人之義
理未明而血氣未曾消釋物來觸著則乘此血氣之動惟好惡
之所之怒不能得休歇而至於有所移也若顏子則是磨刮心
地光明却無一毫物事雜在其間或喜或怒皆是物之當喜當

怒隨其來而應之而書哉初無容心不以此動其血氣而至於有所遷也但此是顏子克己工夫至後方如此却不是以此方爲克己工夫也曰夫子當時也是從他克己效驗上說但克己工夫未到時也須照管不成道我工夫未到那田地而遷怒貳過只聽之耶○問顏子不遷怒亦是行克己工夫否曰固是然克己亦非一端如喜怒哀樂皆當克但怒是粗而易見者耳○顏子於念慮處少差輒改而今學者未到顏子地位且須逐事上檢點過也不論顯微如大雷雨也是雨些子雨也是雨無大小都喚做過只是晴明時節青天白日無些子雲翳這是甚麼氣象○問喜怒發於當然者人情之不可無者也但不可爲其所動爾過失則不當然而然者既知其非則不可萌於再所謂頻復之吝也二者若不相類而其向背實相對曰聖人雖未必有此意但能如此看亦好○顏子只是見得箇道理透見得道理透自不遷不貳○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夫子告顏子教他做工夫要知賢要工夫却只在這上如無伐善無施勞不遷怒不貳過是他到處又曰顏子到這裏直是渾然更無些子查滓不遷怒如鏡懸水止不貳過如冰消凍釋如三月不違又是已前事到這裏已渾淪都是天理是甚次第○問顏子之所好者蓋人之有生五常之性渾然一心之中未感物之時寂然不動而已而不能不感於物於是喜怒哀樂七情出焉既發而易縱其性始鑿故顏子之學見得此理分明必欲約其情以合於中剛決以克其私私欲既去天理自明故此心虛靜隨感而應

或有所怒因彼之可怒而已無與焉怒纔過而此心又復寂然
何待移之有所謂過者只是微有差失張子謂之慊於己只是
畧有些子不足於心便自知之即隨手消除更不復萌作爲學
工夫如此可謂真好學矣曰所謂學者只是學此而已伊川所
謂性其情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天命之謂性皆是此理
○勉齋黄氏曰論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
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發纔動處便覺雖其剛且義
也故纔覺便與二刀兩段既明矣又持之以敬既剛矣又輔之
以義天資學力兩極則血氣豈能輕爲之動念慮豈能再使之
差此所以謂之不遠復也所以謂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
嘗復行也不遠是覺得早復是斬斷得猛烈○問顏子之不遷
怒與喜怒哀樂皆中節如何潛室陳氏曰當其怒時見理而不
見怒故怒所可怒而不遷於他此克己陽剛工夫峻潔之甚其
要固欲於中節但以中節言顏子無起發人意處○慶源輔氏
曰顏子不遷不貳乃終身學力之所就固非一旦收其於心便
能如此亦非是學者克己之事故集註以爲克己之功必其下
日遇怒則克之不使之流蕩於外以過於物遇過則克不使之伏
藏於內以爲之根怒不過於物則久久自然不遷過不盛其根則
久久自然不貳○覺軒蔡氏曰不遷怒朱子謂怒於甲者不移
於乙程子謂在物不在己不貳過朱子謂過於前者不復於後
程子謂只是微有差失便能知之才知之便更不萌作者不同
矣然程子是就怒初發念初萌而直言之也朱子是就怒已發

念已萌而橫言之也其理則一必無之方盡其義〇問不遷怒貳
蔣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如何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爲始

〇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
庾冉子與之粟五秉使爲並去声

子華公西赤也使爲去声孔子使也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知
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爲大夫時事又孔子對之則先之以子
路使之以冉有皆使之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
無私交若此類則無害也釜六斗四升庾十六斗秉十六斛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
富衣去声

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者補不足繼者續
有餘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原思孔子弟子名憲孔子為魯司寇時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赤苟至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者蓋亦

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朱子曰冉子與之粟五秉聖人亦不大段責他而原思辭祿又謂與爾鄰里鄉黨者看來聖人與處卻寬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雖是小處也莫不恰好便是一以貫之處○問冉子請粟聖人不與之辭而與之益之曰聖人寬洪可以予可以無予予之亦無害但不使傷惠耳○南軒張氏曰子華為夫子使於齊使子華而有所不給則夫子固周之矣而子華無是之患也其足也為師使以義行之夫以義行而其資足以給則可以無與也冉有為其母請粟可以與也故與之少以見其義而冉子莫喻也原思為宰有常祿粟雖多不得而辭也使原思雖甚有餘而其常祿亦豈得而辭哉故聖人於子華謂周急不繼富於原思謂毋以與爾鄰里鄉黨其義可見矣蓋取與辭受莫不有其則焉天之理也聖人從容而不過賢者審處而不違若以私意加之則失其權度或與其所不當與為傷惠而或辭其所不當辭亦反為有害者焉矣○覺軒蔡氏曰楊氏謂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之際苟非其義一介不以予人苟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亦不為泰而亡或以嗇與為吝寡取為廉者皆不知此也以冉求原思之賢猶不免是況世之紛紛者乎朱子云此說亦然子華之富所不當繼也而夫子於冉子之請猶與之釜猶與之庾不直拒之也原思之辭所不當辭也而夫子未嘗疾之又教之以有餘則當推之以及隣里則聖人寬容崇獎廉退之意亦略可見矣然

則吝者未得中行不幸而過寧與無吝寧廉無貪又不可不知也獲按朱子廣楊氏未盡之意深有補於世教且使世之吝者不得託於一介不與之說以蓋其陋貪者不得託於舜受堯天下之說以便其私而輕財重義清者廉隘之人亦將得以自見故併錄之學者所宜深玩也○厚齋馮氏曰子華之使原思之宰非必同一時也記者以其辭受可互相發明故係於此爾○新安陳氏曰一義字可斷盡此章弟子爲師使義當自富而請粟請益非義也不繼富與之少亦義也宰常祿當受義也有餘以周鄰鄉亦義也夫子於赤非吝於思非奢辭受取予惟視義之當否爾冉求爲請自多與以爲惠原憲甘貧辭常祿以爲廉皆昧於義未精故也

○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犂利之反騂息營反舍上声

犂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周正 完全端正 中去声犧牲也 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

父賤而行去聲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叟爲父而有舜以鯀爲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爲美則可謂孝矣問子謂仲弓曰犂牛之子騂且角伊川謂多一曰字意以仲弓爲犂牛子也考之家語仲弓生於不肖之父其說可信否朱子曰聖人必不肯對人子說人父不善○問此章前後作用人不以世類南軒以仲弓言焉知賢才之故故孔子教之用人此說牽合然亦似有理脈曰橫渠言大者苟立雖小未純人所不棄也今欲大此說無他只是要回互不欲說仲弓之父不肖爾何不虛心平氣與他看古人賢底自賢不肖底自不肖稱其賢可以爲法語其不肖可以爲戒或曰恐是因仲弓之父不肖而微其辭曰聖人已是說了此亦何害大抵人被人說惡不好但要能改過過而能改則前後頻釋昔日是不好底人今日自好事自不相干何必要回互然又要除却曰字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是與仲弓說也只蘇氏却說此乃是論仲弓之德非是與仲弓言也○

慶源輔氏曰犂牛雜文雖不堪作犧牲然其所生之子其色則騂其角則正則必將取以爲犧牲用矣固不可以其母之犂而廢其子之騂也雖欲勿用人之私意也山川其舍諸理之所不容廢也

〇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三月言其久也朱子曰三月只是言其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去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七到反其域新安陳氏曰造仁之域如去入聖域而不能久也朱子曰仁與心本是一物被私欲一隔心便違仁去却爲二物若私欲既無則心與仁便不相違合成一物心猶鏡仁猶鏡之明鏡本來明被塵垢一蔽遂不明若塵垢一去則鏡明矣顏子三箇月之久無塵垢其餘人或日一次無塵垢或月一次無塵垢二十九日暗亦不可知〇或問顏子三月不違仁是無纖毫私欲則自餘門弟子日至月至者常爲私欲所汨乎西山眞氏曰欲字有輕重常人之心無非私欲汨亂之時若孔門弟子日至月至者雖未到無纖毫私欲之地然亦必皆寡欲矣孟子教人只去養心莫善於

寡答周子又進一步教人曰由寡以至於無顔子三月不違者已到無欲之地自餘則寡欲而已所以未如顔子也○趙氏曰

三月姑借以言其久日月亦借以言其暫○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

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

是不仁程子曰顔子經天道之變而爲仁如此其能久於仁也過此則從心不踰矩聖人也故孔子惜其未止○朱子

曰顔子三月不違只是此心常存無少間斷自三月後却未免有毫髮私意間斷在顔子念慮之間間有不善處却能知之而

未嘗復行也○顔子豈直恁虛空湛然常閉門合眼靜坐不應事不接物然後爲不違仁也顔子有事亦須應須飮食須接賓

但只是無一毫私欲耳尹氏曰此顔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新安陳氏

曰間平声隣也如孟子其間不能以寸此語本楊子問神篇顔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若聖人則

渾上声然無間斷矣間去声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朱子曰顔子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不是

三月後一向差去但只於道理久後略斷一斷便接續去若無這些子間斷便是聖人所以與聖人未達一間者以此○新安

陳氏曰心本仁也心而違仁私欲間斷之耳日月至焉者私欲間斷之時多天理純全之時少顔子克去己私爲仁漸熟故能

三月之久心不違仁然猶未免三月之後或至於違仁也使嘗此而能渾然無間斷則與聖人之純亦不已者一矣張子

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朱子曰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也識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爲主於內必矣〇三月不違底是仁爲主私欲爲客日月至焉者是私欲爲主仁却爲客然那客亦是主人只是以其多在外故謂之客敬則常不要出外久之亦是主人既是主人自是出去時少也又曰日月至焉底便是我被那私欲挨出在外是我勝那私欲不得〇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內不穩纔出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纔入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自外而至也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焉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知至矣無驅使爲不善亦不爲然未至雖戰勤不爲此意終是出來故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着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又曰三月不違主有時而出日月至焉賓有時而入〇問過此幾非在我者曰這只說循循勉勉便自住不得便自不由己只是過

筵閑雖過總過得自要住不得所謂欲罷不能如水漲船行戶無著力處○幾非在我如種樹一般初間栽培灌溉及既成詩
了自然抽枝長葉何用人力問莫是過此則聖人之意否曰不然蓋謂工夫到此則非我所能用其力而自然不能已如車已
推而勢自去如船已發而纜自行若不能辨內外賓主不能循發了已則有時而間斷矣孟子所謂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此語說得盡了又去尋著終他只是要理會這道理此心原初自具萬物萬事之理須是理會得分明○勉齋黃氏曰仁人之
安宅也以心言之三月不違則心為主在仁之內如身為主而在宅之內也日月至焉則心為賓在仁之外如身為賓在宅之
外也○北溪陳氏曰張子內外賓主之辨蓋起於夫子至之言存知內外賓主之辨常在天理內而為主不逐人欲於外而為
賓非真知而足目俱到者不能到此田地主勢日伸賓勢日消其進進自不能已過此如車輪運轉自然不停非吾力所能遏
此即日進無疆地位也○潛室陳氏曰提出張子此語正欲學者於此揣着都是為客作入復出則為無家之人後來於大
家○新安倪氏曰內外賓主之辨朱子有二說定字陳氏此以後說為優北溪謂內外賓主之辨起於夫子至之
是如此所謂至焉者至於仁也勉齋仁宅之說尤精到以此之朱子或問初說也語錄乃後來定之說也故今編存或問之
于前而列語錄及黃陳之說在後俾觀者即見優劣一遵之意云○吳氏程曰內而主則心與理一外而賓則心與理猶

二也勉循有不息之意○勿軒熊氏曰前說因孔子所言以爲
文後說言心在則爲仁不在便爲不仁其言尤切○涂氏潛生
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
速日月至焉言其疎此皆存乎一己者也若夫衛民以仁摩民
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淪於骨髓非三十年之
久不可也○朱氏公遷曰勉齋黄氏云心不違仁專以知覺言
仁人心也合性與知覺言愚嘗以此推之凡以心與義理爲一
者合性與知覺言也以心與義理爲者專指知覺而言也仁義
禮智根於心是合性與知覺言以仁存心以禮存心是專指知
覺而言心不在焉專指知覺言心正而后身脩合性與知覺言
孟子之不動心合性與知覺而言也告子先我不動心專指知
覺以言也推此類可見嘗有部使者按事于番陽䕫軒吳先生
論語言心凡幾處亦有異同如何先生應聲曰簡在帝心天之
心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亞聖大
賢之心也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衆人之心也使者愕然歎服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
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
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從政謂為大夫（問從政例為大夫果何所據歟則子游為武城宰仲弓為季氏宰之類皆不可言政歟朱子曰冉子退於季氏之朝夫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亦自可見○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魯之所以不競也）果有決斷（斷丁玩反）達通事理藝多才能（雙峯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惟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闊使其從政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才可以從政乎夫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取其長皆可用也（朱子曰求也藝於細微事都理會得纔其才如此故用之於聚斂必有非他人所及者惜乎其有才而不善用之也○南軒張氏曰此可見聖人之用才也三子者各有所長故皆可以從政○覺齋黃氏曰程子言人各有所長意則大矣然如三子之達果藝而可以從政則恐亦非凡人之所可能也○潛室陳氏曰冉求有為政之才聖人屢許之且以政事多想有可觀者但義理不勝利欲之心過失處多耳○問孔子以政事稱冉求此用於季氏僅能聚斂而已不知夫子於何取之曰只以政事稱便於斈問上有欠闕所以孔子常

政其短○慶源輔氏曰子路負稟剛勇故能有決斷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冉求雖進道不力然在政事之科故多才能○吳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欲在求而假之以發端爾○吳氏曰善用人之者如醫之用藥雖烏喙甘遂猶有所取況其才之美者乎[illegible]吳氏程雖子句下文從言用人之法矣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費音秘為去声復扶又反汶音問

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魯人費季氏邑汶水名在齊南魯北竟上竟与境同閔子不欲臣季氏令平声使去声者善為己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新安陳氏曰如言善為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絕之之意甚決貞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朱子曰仕於大夫家為僕家人子与大夫蓋那上等人自是不肯做若論當時侯國皆用世臣自是無官可做不仕於大夫除是終身不出如曾閔方得○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此事於問由賜求

之後其相去可見矣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爲莒父宰子游爲武城宰子賤爲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

子所不屑也謝氏曰學者能以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音洛道而

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

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朱子曰謝氏說得麁若不近聖賢氣

象也可以警那懦底人若常記得這樣在心下則可以廉頑立懦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

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

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

求也爲去声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

去声○未仕時又無克亂之才既仕時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慶源輔氏

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己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

從之意其與人處己兩盡其道如此謝氏說由求之事曰豈其本心哉却說得好剛者必取禍謂子路柔者必取辱謂冉求

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詐之才蓋無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亦無不可為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殺方來之變則於轇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所以為賢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音扶

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魯人有疾先儒以為癩音賴也朱子曰伯牛之癩以淮南子而言耳其信否則不可知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己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音玄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疾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時伯牛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亡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命謂天命言此人不應平聲有此疾而今乃有

之是乃天之所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見矣問命者何也朱子曰有生之初氣稟有一定而不可易者孟子所謂莫之致而至者也○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盡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慶源輔氏曰伯牛非有致疾之道有以致疾則非正命矣伯牛非其不能謹而有以致之故夫子歎其命矣夫然天旣與之以是德而復使之有是疾則於栽培之理蓋亦不得其常者矣○侯氏曰侯氏名仲良字師聖河東人伯牛以德行去聲稱亞於顏閔故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食音嗣樂音洛

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瓠音胡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上聲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

曰顏子之樂非樂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郡羽反)累其心而改其所樂也故夫子稱其賢(朱子曰顏子胸中自有樂故貧中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做樂)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朱子曰自有其樂自字對簞瓢陋巷言其字當玩味是元有此樂)又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雲峯胡氏曰欲問顏子所樂何事當先問顏子所好何學)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為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程子曰所處於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問程子意

謂顔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
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爲可樂而後樂也朱子曰謂非以道
爲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爲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
○問伊川以爲若以道爲樂不足爲顔子又却云顔子所樂者
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辨曰非是樂仁唯仁故能樂爾是他有
這仁日用間無些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
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
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工夫透自然至此○問程子云
周茂叔令尋顔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顔之學固非若
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顔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顔與道
終爲二物要之孔顔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
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
害又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
知有息則餒矣○人人各具此理但是人不見此理這裏都黑
窣窣地一得富貴使極声色之娛窮四体之奉一遇貧賤則憂
戚無聊所謂樂者非其所可樂所謂憂者非其所可憂也聖人
之心直是表裏精粗無不昭徹方其有所思都是這裏流出所
謂德盛仁熟從心所欲不踰矩莊體雖是人其實是一塊天理
又焉得而不樂○顔子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曾自說道我樂人
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問顔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
曰顔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
元自有箇樂始得又曰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

悉十分透徹無有未盡則身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胸中泰然豈
有不樂○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曰不改其樂
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
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
闕則人子不能無憂曰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
學者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却無可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
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貧窶
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
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
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爲有
功也○或謂夫子之樂雖在飯蔬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
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外其簞瓢陋巷曰孔顏之樂大綱相
似難就此分淺深惟是顏子正說不改其樂聖人却云樂亦在
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相似亦只爭些子聖人自然是
樂顏子僅能不改○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
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
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
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南軒張
氏曰顏子非樂簞食瓢飲也言簞食瓢飲之貧人所不堪而不
足以累其心而改其樂耳然則其樂果何所樂哉安乎天理而
已矣學者要當從事於克己而後顏子之所樂可得而知也○
勉齋黃氏曰顏樂之說集註以爲從事於博文約禮或問以爲

無以私欲天理渾然二說不同何也或問博文約禮顏子所以用其力於前天理渾然顏子所以收其功於後博文則知之明約礼則守之固凡事物當然之理旣無不洞[?]而竆通得表身凡可憂可戚之事舉不足以累其心此其所以[?][?]私欲盡理純然蓋有不期樂而自樂者矣○潛室陳氏曰所樂在道以道爲樂此固學道者之言不學道之人固不識此滋味但已得道人則此味身我兩忘樂處即是道固不待以彼之道樂我之心也程顏之心如光風霽月查滓渾化從生至死都是道理順理而行觸處是樂行乎富貴則樂在富貴行乎貧賤則樂在貧賤夷狄患難觸處而然蓋行處即是道道處即是樂初非以道爲可樂而樂之也又曰心廣體胖無入而不自得所樂即是道也若但以孔顏之樂不可形容而不知其所樂何事則將有耽空嗜寂之病聖賢著實工夫豈是教人懸體坐怡所以寧靜心令二程尋孔顏所樂何事○西山真氏曰集註所引程子二說其一曰不以貧窶改其樂二曰蓋自有其樂三曰所樂在事皆不說出顏子之樂是如何樂其末却令學者於博文約禮上用功博文約礼亦有何樂程朱二先生豈有所隱而不以告人者其實無所隱而告人之深也有人謂顏子所樂者道程先生以爲非由今觀之所樂者道之言豈不有理但程先生乃非之何也蓋道只是當然之理而已非有一物可以玩弄而娛悅也若云所樂者道則吾身與道各爲一物未到渾融無間之地豈足以語聖賢之樂哉顏子工夫乃是博文約礼上用力博文者言於

天下之理無不窮究而用功之廣也文者言凡物皆有自然之條理也博者廣也如伊川之論格物自一身性情之理与一草一木之理無不講究是也約禮者言以理撿束其身而用工之要也如視聽言動必由乎禮常置此身於準繩規矩之中而無一毫放逸恣縱之意是也博文者格物致知之事也約禮者克已後禮之事也內外精粗二者並進則此心此身皆与理為一從容游泳於天理之中雖簞瓢陋巷不知其為貧萬鍾九鼎不知其為富此乃顏子之樂也程朱二先生恐人只想像顏子之樂而不知實用其功雖日談顏子之樂何益於我故程子全然不露只使人自思而得之朱先生又恐人無下手處特說出博文約禮四字令学者從此用力真積力久自然有得至於欲罷不能之地則顏子之樂可以庶幾矣○雙峯饒氏曰人之常情莫不樂富貴而憂貧賤今孔顏之樂不在於高堂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而乃在於蔬食飲水曲肱而枕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之際夫蔬水曲肱簞瓢陋巷豈可樂之事哉是其為樂固非富貴之謂而亦非貧賤之云要必超乎二者之外而別有所謂樂也謂之亦在其中者言雖當如是之時而吾之所樂亦未嘗不在於此謂之不改其樂者言雖處如是之地而吾之所樂亦不以此而改爾非謂蔬水曲肱簞瓢陋巷之為可樂也周子於此每令人尋其所樂者何事而程子述之其所以發人之意深矣○博文約禮是仲尼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卒纔於此用功則孔顏之樂可尋矣○鄭舜兪曰道在吾身日用

乎道則安而樂矣若以道爲可樂而樂之則身與道爲二非所謂樂之者也【通釋】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顔子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顔之所以分也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音悅女音汝

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 慶源輔氏曰心欲進而力有所不及也 畫者能進而不欲 新安陳氏曰力能進而心有所不肯也 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夫子稱顔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 音患 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朱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廢是好學而不能進之人或是不會做工夫或是材質不可勉者今女畫畫是自畫乃自謂材質不敏而不肯爲學者○問力不足者非干志否曰雖非志而志亦在其中所見不明氣質昏弱皆力不足

之故冉求乃自畫耳○問自畫與自棄如何曰也只是一般只自畫是就進上說到中間自住了自棄是全不做○雙峯饒氏曰力不足者是氣質弱甚天理不能勝人欲中道而廢者如人擔重擔行遠路行到中途氣盡力竭十分去不得方始放下如此方謂之力不足冉求未嘗用力便說力不足如季氏泰山且須救他便說不能此是畫處○新安陳氏曰語首章集註云說之深而不已焉耳說貴乎深說者深欲罷不能豈有自畫之患畫而不進說之不深故也求局定於藝而不能充拓其弊至於畫以自限耳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去聲下同)己小人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音御)之以此 朱子曰聖人為萬世立言豈專為子夏設此處正要見得義利分明人多於此含糊了不分界限

今自己會讀書看義理做文字便分別人不會便謂强得人此
便是小人之儒莫教壅間便分君子小人豈謂子夏决不如此○又若
子夏小人儒同爲此等者也若不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
去以此欺人便是小人儒○子夏是箇細密謹嚴底人中間或
細密於小小事上不肯放過便有委曲周旋人情投時好之弊
○慶源輔氏曰子夏篤實曾純固但欠遠大之見而有近小之蔽
恐或溺於私便利也故以是告之然此必子夏始見時事至其言
切問近思仁在其中聖人之道有始有卒之說則必不至此矣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
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音汝澹徒甘反

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
事如飲射讀法之類 朱子曰焉爾乎三字是語助聖人之言
意寬緩不急迫○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
夫之采邑也飲謂鄉飲酒周礼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
者州長習射黨正蜡祭也射謂鄉射周礼鄉大夫
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州長春秋以礼會民皆行鄉射礼讀法則州長於正月之吉黨
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每月吉閭胥旣比皆行讀法礼不
以是知爲邑宰者亦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胡氏曰動必以正則非但於行路而已有以自守則非但不私謁而已故○又以可知可見總言之因小以明大因兩端以見全躰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問楊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纔得人將焉用之似說不通朱子曰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胡氏曰觀其二事之小而正大之情可見矣非獨見滅明如此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又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躰愚謂持身以滅明為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媚之惑雙峯饒氏曰持身者不以苟賤為羞則枉己徇人無所不至取人者苟為邪媚所惑則賢否邪正皆不復能辨矣○雲峯胡氏曰苟賤之

書柳謂之義心只守身正大之情山字和叔慈非子游自待身正
大者未必取人如滅明之正大也通仁山金氏曰烏有子按
守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
焉有如是者乎謂其簡易與進取於斯道者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殿去聲

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所稱孟子反者是也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儒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音旋以後爲功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揜與掩同事在哀公十一年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朱子曰這便是克伐怨欲不行與顏子無伐善底意思相似○南軒張氏曰奔而爲殿固已難矣及將入門是國人屬耳目時也反於此惟不自有其功又自揜其功深自抑損如此故聖人有取○謝氏曰焉爲矜之害發於居多聖人取之以教門人也

人能操平聲無欲上人之心則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己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朱子曰欲上人之心便是私欲聖人四方八面提起何人說只要去得私欲孟之反他事不可知只此一事便可為法○問人之伐心固難克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只看做得甚麼樣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曰也不是恁地只是箇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若使其心地不平有矜伐之心則雖十分知是職分之所當為少間自是走從那一邊去過夫遏捺不下少間便說我却盡職分你却如何不盡職分便自有這般心孟之反只是箇心地平所以消磨容得去○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故他若不恁地說便是自承當這箇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到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却不自言也○雙峯饒氏曰人所以矜伐只為好勝之心蔽了天理有些小功能自視不勝其大容著不得只管矜伐若能捺伏此心則私意消天理明便是有莫大功業亦只如一點浮雲何足矜伐哉上聲平時用力去箇矜字所以說得如此徧切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鮀徒河反

祝宗廟之官鮀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宋公子有美色

言衰世好去聲諛悅色非此難免蓋傷之也問謝氏與而字爲不字朱子曰當從

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疾也○南軒張氏曰必有巧言令色而後可以免於世則世衰道微可

知中人已下以利害存心者鮮不爲之變易矣此聖人所以嘆也○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

可悅而不悅色矣 通考 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通之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邪怪而歎之之辭

厚齋馮氏曰莫不肯也○雙峯饒氏曰何字中有深意

○洪氏曰人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朱子曰但纔不合理處便是不由道○何莫也太猶

何莫斈夫詩耳者肓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思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爲不少矣又何說而談之邪○南軒張氏曰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夫婦之有別朋友之有信以至於一飲食起居之間莫不有道焉故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謂未有出而不由戶者何事而不由於道乎道不可離如此是以君子發以持之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而惟恐其或失也○西山眞氏曰事親事長人之所同也然必事親孝事長弟然後謂之道不然則非道矣此嘆世人但能知出必由戶而不知行必由道欲人知行不可以不由道也○新安陳氏曰夫子怪嘆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孟子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野野人言鄙略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而誠或不足也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尚諸史並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太史小史之屬太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太史小史皆日掌表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先王盛時史雖多聞習事而誠實固無不足者世衰道微習於外者多遺其內故多聞習事之史或有誠實不足者下一或字其義備矣彬彬猶

班班物相雜而適均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
成德則不期然而然矣新安陳氏曰先有質而後有文文所以文其質也文得其中方與質稱文
不及則爲野文太過則爲史故文可損益而質無損益學者損史之有餘補野之不足使文質相稱則有彬彬之氣象矣集註
分學者與成德而言蓋始焉損有餘補不足乃勉而爲之到成德之境則自然純熟不待損之補之而後文質始相稱也○
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然質之勝文猶之甘可以受和
去声白可以受采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
將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程子曰君子之道文質得其宜也○朱子曰文質是不可
以相勝然勝便不好夫子言文質彬彬自然停當恰好不少了些子意思若子貢文猶質質猶文便說得偏了○慶源輔氏曰
質勝文則野則質有餘而文不足文勝質則史則文有餘而質不足學者能於其不足者補之於其有餘者損之至於成德則
文質班班然相雜而適相稱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然後可以謂之君子又曰野猶近本史則徇末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爲私焉耳○朱子曰罔之生也之生與上面生字微有不同此生字是生存之生人之絶滅天理便是合死之人今而不死蓋幸而免也○天地生生之理只是直纔直便是有生生之理不直則是枉天理宜自屈折也而亦得生是幸而免耳○罔只是脫空作僞做人不誠實以非爲是以黑爲白如不孝於父却與人說我孝不弟於兄却與人說我弟此便是罔據此等人合當用死却生於世是幸而免耳○生理本直如耳之聽目之視鼻之嗅口之言心之思是自然用如此若纔去這裏著些屈曲支離便是不直矣又云其粗至於以鹿爲馬也是不直其細推至一念之不實惡惡不如惡惡臭好善不如好好色也是不直○如水有源便流這只是流出來無阻滯處如見孺子將入井便有箇惻隱之心見一件可羞惡底事便有箇羞惡之心這都是本心自然發出來都順這箇行便是直若是見入井後不惻隱見可羞惡而不羞惡這便是罔○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以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彼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其免特幸而已耳○如木方生被人折了便不直多應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耳○南軒張氏曰天理本直在人則順其性而不違所謂直也直

者生之道循理而行雖命之所遭有不齊焉而莫非生道也罔
則昧其性冥行而已是與遊魂爲變者相去幾何其生特幸免
耳○雙峯饒氏曰罔無也謂滅盡此直道[illegible]黃氏震曰罔對
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爲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
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
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祇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好去声樂音洛

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而未得也樂之者
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
者也好者食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
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好之未至也
此古之學者所以自彊而不息者與　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
之爲樂○知之者我知之也好之者雖篤而未能有之至於樂
之則爲已之所有○朱子曰知之者不知好之者人之生便有
此理然被物欲昏蔽故知此理者已少好之者是知之已至分
明見得此理可愛可求故心誠好之樂之者是好之已至而此

理已得之於已凡天地萬物之理皆具足於吾身則樂莫大焉○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與顏子之樂意思差異否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有得乎此道從而樂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樂循理之樂如顏子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得後與萬物爲一泰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爲何物又當玩知之好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分上有得力處○慶源輔氏曰尹氏之說即張氏之說食而知其味故嗜之嗜即所謂好也然其未至於樂者則雖嗜之而未能得飽滿饜足蓋猶有嗜好之意焉至於樂則飽滿饜足自得於心有不可以語人者矣張氏以人之食五穀爲喩其曉人尤更明切故具載之熟則知而不能好未能知其味也好之而未能樂未能與之爲一也纔到樂處則無意無二學者若未至於樂則當益鞭其後自強不息以求之必期至於自得而樂之之地則不能自已耳○雙峯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如好好不如樂論工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大學物格知至是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是好之者意誠而心正身脩則心廣體胖而樂矣○雲峯胡氏曰知不如好知之深自能好好不如樂好之深自能樂好在未有所得之先樂在既有所得之後○新安陳氏曰學者之於道當自知之而始又必好且樂之而後爲至非真知之不能好然既知之必當求進於好之非篤好之不能得之而樂然既好之必當求進於樂之果能樂之則所知所好者方實

得於己其樂有不可以語人者矣所謂自强不息者蓋如此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以上之上上聲語去聲

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敎則必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高遠也

或問中人上下是資質否朱子曰且不裝定恁地或是他工夫如此或是他資質如此聖人只說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時便都包得在裏面了聖人說中人以下不可將那高遠底說與他怕他時下無討頭處若是就他地位說時理會得一件便是一件庶幾漸漸長進一日強似一日一年強似一年不知不覺便也

解到高遠處問聖人教人不問智愚高下未有不先之淺近而後及其高深今中人以上之資遽而上焉者語之何也曰他本有這資質又須有這工夫故聖人方以上者語之○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与人少者有把与人多者隨其資之高下而告之非謂理有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訒蓋清明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西山眞氏曰道德性命者理之精也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事之粗也能盡其事親事長之道則道德性命不外乎此矣中人以下若驟然告以道德性命彼將何所從入想像億度反所以害道不若且從分明易知處告之以事親事長洒掃應對之屬如此則可以循序而用力不期而至於高遠之地此聖門教人之要法也使斈者外問於人內思於心皆先其切近者則一語有一語之益一事有一事之功不比泛然馳騖於外而初無補於身心也○李氏曰中人以上雖未及於上智而於上智為近故可以語上中人以下則於上智為遠驟語以上則將妄意躐等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矣○雙峯饒氏曰中人以下非是終不可以語上且使之切問近思由下以進於中則亦漸可以語上矣○新安陳氏曰道無精粗教有等級資之近上者不教以精深資之凡下者且當教之以淺近苟遽以精深語之則無入精深之階終為凡下之歸而已孰若且語之以淺近使由淺近而漸進於精深哉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知遠皆去声

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朱子曰常人之所說智多求人所不知聖人之所謂智只知其所當知而已自常人觀之此兩事若不足以為智然果能專用力於人道之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却真箇是知○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者明礼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慢之也○雙峯饒氏曰務民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家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禱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悪人道所宜也不務為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悪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朱子曰董子所謂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謂此也然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

利為心耳樊遲蓋有先獲之病故夫子旣告以此又以先事後得告之警之至矣○得知之事仁之心曰務義敬神是就事上說先難後獲是就處心積慮上說事也從心裏做出來然仁字說較近裏知字說較近外○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朱子曰務民之義乃知也鬼神不敬則是不知不遠則至於瀆敬而遠之所以為知○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黷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褻是可不謂之知乎又曰先難克己也以所難為先而不計所獲仁也問旣曰仁者則安得有己私而更須克己耶朱子曰仁者雖已無私然安敢自謂己無私乎克己正是要克去私心若又計其效之所得乃私心也只此私心便是不仁○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闊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朱子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得那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又如卜筮自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而義理合當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不能遠也蓋人自有人道所當為之事今若不肯自盡只管去諂事鬼神便是不

智又曰夫子所答樊遲問仁知一段止曰知指中間一條正當路與人人於所當做者却不肯去做總去做時又便生箇計獲之
心皆是墮於一偏人能常以此提撕則心常得其正矣○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之秉彜即人之義也此則人之所
宜為者不可不務也此而不務而反求之幽冥不可測識之間而欲避禍以求福此豈謂之知者哉○此鬼神是指正當合祭
祀者且如祭廟山川是合當祭祀亦當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
梲之室以藏之便是不知也○先難後獲仁者之心如是故未仁者之心亦當如是○獲有期望之心學者之於仁工夫最難
伯先為人所難為不必有期望之心可也○後如後其君後其親之意哭死而哀非為生者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
以正於是熟了並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問上蔡所說先難謂如射之有
志若跳之禍地若屢濤皆其入不易之謂曰得是先難是心只在這裏更不做別處去入上嶺峻處不必得上心
心念只在要過這處更不思量別處去這難處未得便又思量得其處這便是求獲○雲峯胡氏曰集註言知者之事便
見務民之義一句務字最重仁者之心先難二字先字最要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又曰義者人之所宜
鬼神在幽隱之間務其所宜為而專致力於幽隱之間知者之事也仁者之心純乎天理不可有為而為之一有所為而為則

非仁者之心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静知者樂仁者壽

知去声樂上二字並五教反下一字音洛

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滞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静以體言慶源輔氏曰此就字乃形容仁知之體段非就用之體樂壽以效言也動而不括故樂新安陳氏曰動而不括出易繫辭下註括結也動而無結閡礙同之患也静而有常故壽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而言也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貢之徒是知者是從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或謂静然不動爲静非也此言仁者之人雖動亦静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數者寧於動中未嘗不静静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於天理之自然耳若謂仁者静而不動則知者亦豈動而不静乎○知者動意思常多故以動爲主仁者静意思常多故以静爲主今夫水淵深不測是静也及滔滔而流日夜不息故主於動

山含藏發育之意是動也而安重不迁故主於靜或知仁動靜
是体段摸㨾意思如此○仁自有壽之理不可以顔子来神者
知罔之生幸而免罔亦是有死之理○仁者雖有動時其躰只
自靜知者雖有靜時其躰只自動○仁主發生知周事物仁者
一身渾然全是天理故靜而樂山且壽壽是悠久之意知者周
流事物之間故動而樂水且樂樂是處得當理而不擾之意○
雲峯胡氏曰集註事理義理四字理一而已一事各具一理故
曰事理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或曰義理事無定用含動意義有
定則含靜意○程子曰非體仁知之深者朱子曰躰仁謂人在那仁裏做骨子○雙峯饒
氏曰體仁是以身躰之如君子躰仁之躰夫子躰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程子曰知如水之流
仁如山之安動靜仁知之躰也動則自樂靜則自壽○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躰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
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心支○朱子曰惟聖人兼仁知故樂
山樂水皆兼之自聖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㨾物事大抵有兩㨾仁配
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己仁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斈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又都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㨾物事
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是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言則是斈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

和粹安於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變故動但詳味仁
知二字氣像自見得動靜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知便有
箇快活底意思仁便有箇長遠底意思○知者動然他自見得
許多道理分明只是行其所無事其理甚簡以此見得雖曰動
而實未嘗不靜也仁者靜然其見得天下萬事萬理皆在吾心
無不相關雖曰靜而未嘗不動也動不是恁地勞擾紛擾靜不
是恁地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連自有互相發明處
問此是如何曰專去理會人道之所當務而不惑於鬼神之不
可知便是見得日用之間流行運轉不容止息胸中曉然無疑
這便是知者動處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那是合
當做底事只恁地做將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問仁者
只作形容仁知之體段則可若作仁知之體用則不可仁之体可
謂之靜則知之体亦可謂之靜所謂体者但曰形容其德耳曰所
論甚用甚善○南軒張氏曰動靜者仁知之体樂水樂山言其
体見於動靜則樂壽得於行所無事不其樂乎常永貞固不其
壽乎雖然知之体動而理各有止靜固在其中矣仁之体靜而
周流不息動亦在其中矣仁知之義非深體者莫能識也○慶
源輔氏曰知者通達故周流委曲隨事酬應各當其理未嘗或
滯於一隅其理與氣皆與水相似故其所喜好者水仁者安
於渾厚端重外物不足以遷移之其理與氣皆與山相似故仁
所喜好者山知者隨事處宜無所礙滯故其體段常動仁者心
安於理無所歆羨故其体段常靜樂壽以效言效謂功效此所

以言其功效也括結礙也動而無所結礙故其效樂而悠久也靜而悠久不變故其效壽○新安陳氏曰夫子以知者仁者分言朱子以仁知合言所謂体仁知之深者盖指孔子也全体仁知渾然無全仁中有知知中有仁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固得其壽亦樂其天豈偏於知與偏於仁者各得其一端而已哉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夸詐乃霸政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遺風焉雙峯饒氏曰俗由於政桓公富國強兵故其俗急功利假借仁義文其俗喜夸詐魯周公之後周禮盡在其秉礼決可知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亦可知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道有難易慶源輔氏曰廢其法而衰替者易復更其法而富強者難變俗以政革政以道協政有美惡故俗有醇疵至衰或變之道則盡善盡美無以復加矣○雲峯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王伯者嚴矣道王道也當孔子之時齊有伯政之餘習變而之王道極難變而遂可如孔子之時之一

魯耳魯則猶有先王之遺風一変可至於道集註政俗有美惡美者先王之遺風惡者伯政之餘習即此可見尊王賤伯之意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强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治(去声)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魯齋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制也國語管仲爲政制國爲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修甲兵作內政而寄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考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俗惟夫子爲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考之則其施爲緩急之序亦略可見矣(朱子曰齊經小白法度盡壞今須一変方可至魯又一変方可至道魯卻不曾变壞但典章廢墜而已若得人以修舉之則可以如王道)

盛時也○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曰後世必有篡弑
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寖微矣齊自太公初封
已自做得不大段好至後桓公管仲出來乃大變亂拆壞一番
魯雖是衰弱不振元舊底却不大段改變欲變齊則須先整理
已壞了底方始如魯方可以整頓起來這便隔了一重變魯只
是扶衰振弱而已若論魯如左傳所載有許多不好事只是恰
不曾被人拆壞恰似一間屋其規模只在齊則已經拆壞了這
非獨是聖人要如此損益亦是道理合當如此齊魯初來氣
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了一
向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
入來問孔子他若以田賦爲是更何暇問惟其知得前人底是
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了一向做去
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財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
勢言之則齊强而魯弱以信言之則齊尚夸詐而魯習禮義蓋
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之盛時已必
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迨其末而言之則齊俗
盖壞之後又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夫子
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問施爲緩急之序如何
曰如齊功利之習所當變魯紀綱所當振便是急處變齊則至
魯在所急而至道在所緩至魯則成箇樸了就上出光來○潛
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元氣只緣中間
元氣各受些病各求速安不於元氣調養便以爲瘳救之一時

却得康強不知元氣已被此壞了曾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壞聖
人毋調理出便自渾然本來箇人有元氣已耗於烏喙醫欲治
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䟦毒始下得調理方法有魯俱是聖賢
之發本都是王道但魯則中間齊壞不曾修葺不曾改易周公
法制故聖人變魯一番便可復王道之舊齊自桓公以來一反
為功利之習把太公遺法一齊變了設或變齊須除去許多功
利了重新修葺一番始可復王道之舊故變魯只用一許多氣
力變齊須用兩許多氣力○新安陳氏曰魯有變易之資聖人
有能變之道亦嘗用於魯矣而道終不得行所以深可為魯惜也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牙

觚棱也或曰酒器厚齋馮氏曰觚酒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物之有稜者也○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酢以觚此夫子因獻酢之際有所感也或曰木簡厚齋馮氏曰顏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嘆即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見於漢急就章則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皆器之有稜者也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即漢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是頓得穩一不觚者

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爲稜也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程子曰觚而失其形制則非觚也正意擧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此下及范說皆是推廣夫子言外餘意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爲不君臣而失其臣之職則爲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人國而不治去聲則不國矣朱子曰夫子之意本爲觚發而推之則天下之物皆然也上觚指其器下觚語其制觚哉觚哉嘆器之失其制也○南軒張氏曰物必有則苟失其則實已非矣其得謂是名哉聖人重嘆於觚意寄乎包涵遠矣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仲號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有仁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爲仁之陷

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古況反
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
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扶又反能救之矣此理
甚明人所易去聲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能不應
乎平聲如此之愚也或問可欺是繼可逝而言不可罔是繼不可陷而言否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可逝不可陷
是就這一事說可欺不可罔是總說不將此事如此他事皆然○問欺罔之別其詳復有可得而言者乎曰欺者兼人之所不
知而詐之也罔者掩人之所能知而愚之也夫人之墜井世有此理而其有無則非君子所能必知故雖或未必真有而可欺
使往視之也自入井中而可以救人則其無是理也蓋不待會君而知之矣又安得以此罔之而使陷於井中哉孟子之論舜
子産事亦引此語以從證之則明白矣曰往視而井實有人則知之何曰蘇氏之說所以處於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云
極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
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雲峯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竟不可以名仁仁者必能

竟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竟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新安陳氏曰好仁不好斈其蔽愚然徒有切於救人之心而不察所以救人之理仁者不當如是其愚是故貴夫斈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夫音扶

約要去聲也畔背音佩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以不背於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斈者之斈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斈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約禮所以體諸身如此用工則博者可以擇中而居之不偏約者可以應物而動皆有則內外交相助而博不至於泛濫無歸約不至於流遁失中矣○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非博斈則無以約禮不約禮則博斈為無用約禮云者前之博而今約之使就於禮耳看博約字与之以字有一貫意○勉齋黃氏曰博文約禮語兩言之以博對約則約當為要然約之謂為要之已文見不順若謂約我為要我則尤非文理故或以約為束文義順矣又非博約相對之義嘗思之博謂泛而取之以極其廣約謂反而束之以極其要則於文義庶皆得之

○程子曰博學

於文而不約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

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朱子曰博學於文考究時自是頭項多到得行時却只是一理

所以為約若博學而不約之以禮安知不畔於道徒知要約而不博學則所謂約者未知是與不是亦或不能不畔於道也○博學條目多事事著去理會禮却只是一箇道理如視也是這箇禮聽也是這箇禮言也是這箇禮動也是這箇禮若博文而

不約之以禮便是無歸宿處便是離畔於道也○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

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問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固有淺深不同

曰聖人之言本無輕重但人所造自有淺深若只是博學於文能約之以禮則可以弗畔於道雖是淺底及至顏子做到欲罷

不能工夫亦只是這箇博文約禮如梓匠輪輿但能斲削者只是這斧斤規矩及至削鐻之神斲輪之妙者亦只是此斧斤規

矩○博學是致知約禮則非徒知而已乃是踐履之實○侯氏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或問君子博學

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

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相發也○雙峯饒氏曰知欲博守欲

約人能如此用工纔所得淺亦嘗不畔於道由此深入雖與道爲一可也豈止弗畔而已又曰詳味此言一博一約相爲開闔恐人墮於一偏也因其所博者而約之恐人之雜爲二也由博而約次有先後恐人之失其序也蓋從博而能約則無泛濫支雜之失而博不失之雜約而能博則無偏獘固滯之病而其約不失之陋此博約之所以責於無盡也然君子之博學正欲貫通此理以爲反約之地耳豈博自博而約自約哉此博約之所以相爲用也然所以爲之之序則必由博而反約使事物之理有未究而遽執吾所自得者以爲據依則所止者未必天下之至善所執者未必天下之時中而以非禮之禮爲禮者有之矣何以能不畔於道哉此不博而徑約之過也○新安陳氏曰徑博文而不約禮固務博而陷於支離不博文而欲約禮亦徑約而流於狂妄博文屬知約禮屬行主魏音進始可以弗畔於道矣[illegible]吳氏程曰汗漫聯逵競言其無歸宿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說音悅否方九反

南子宋女子姓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去聲孔子至衛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厚齋馮氏曰孔子至衛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

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
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再拜環珮璆然子曰
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史之所記如此○胡氏曰南子嘗以
車聲轔轔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況於夫子乎其欲見
之也秉彝好德之天也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春秋莊公二十
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哀姜奢襄
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莊公欲奢
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
曰是於禮無所見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
郊迎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
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其亦久矣不行而
靈公南子
特舉之耳而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矣
誓也朱子曰矢誓聲相近般庚所謂矢
言亦質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所誓辭也如云所不
與崔慶者之類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立景公
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是與
有如上帝乃歃雖書云所不與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晏
子抄答易其
辭自歟否謂不合於禮不由其道也雙峯饒氏曰禮是
先王之制道是天

下事物當然之理嚴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可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音預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平声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程子曰古者大享夫人有見寡之礼而子雖妄灵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〇孔子之見南子礼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也聖人豈得而拒之〇朱子曰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礼當夫子時想是無人行所以子路疑之若有人行時子路也不疑了孟子說仲尼不爲已甚這樣處便見〇問夫子欲見南子而子路不悅何發於言辭之間如此之驟曰這般所在難說如聖人須要見南子是如何想當時亦無必皆見之理如衛灵公問陳時也且可以款款與他說又却明日便行齊景公欲以季孟之間待之也且從容不妨明日又便行季桓子受女樂也且可以教他不得受明日又便行看聖人這般所在其去甚果不知於南子須欲見之到子路不說又費許多說話又如此指誓只怕當時如這般去就自是時宜聖人既以爲可見恐是道理必有合如此可與立未可與權吾人見未到聖人地下這般所在都難說〇此是聖人出格事而今莫要理會他向有人問尹彥明今有南子子亦見之乎曰不敢見曰聖人何爲見之曰能磨不磷但不緇則

見之不妨○慶源輔氏曰道大則善惡無所不容德全則雖涅而不能使之磷緇也故無可無不可義之與比而已彼人雖惡然在我或當見之則亦行吾之義而已豈懼彼之能浼我哉聖人之行非常人所能測識子路學識不足以知聖人想其於所不悅必有過甚之辭故夫子重言以誓之曰我之所爲若不合於禮不由於道則天必厭之而棄絕我矣是其至誠惻怛之意所以感切子路者至矣蓋欲啓子路之信以致其思而使之自有得於心耳○西山陳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爲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治化惡而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召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裕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仕衛輒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己之力量窺聖人也○雙峯饒氏曰子路氣粗見偏卒未易回奚言則不入故矢之矣言欲姑信此而思得之○厚齋馮氏曰君子之於小人非禮不見故小人之欲見君子必依乎禮則君子雖欲辭焉而不可得已如陽貨南子夫子固不得而絕之也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鮮上聲

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也鮮少也言民少

此德今已久矣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於書程子因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事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於後乎○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子曰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偏倚著之意言平常則不易在其中推其平常所以不易但不易二字則是事之已然者自後觀之則見其理之不可易若平常則日用平常者便是自世教衰民不興於行去聲少有此德久矣朱子曰中庸之為德此處無過不及之意多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中庸之中是指那無過不及底說如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時中便是那無過不及之中本章之意是如此○問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又有許多條目如天道又有日月星辰陰陽寒暑之條理人道又有仁義禮智君臣父子之條理曰這二句緊要在正字與定字上蓋庸是箇當然之理萬古萬世不可變易底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見不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雙峯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

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隱括語○雲峯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與難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施去聲

博廣也新安陳氏曰玩文意當是博施於民而又能博濟衆蓋博施自我之施恩澤而言濟衆自衆人之被吾恩澤者而言濟衆難於博施是進步說有雖博施而衆不皆被其澤者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七到反其極之名也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仁以道理言是箇徹頭徹尾物事聖以地位言也不是離了仁而爲聖聖只是行仁到那極處仁便是這理聖便是充這理到極處不是仁上面更有箇聖○仁就心上說聖卻是積累得到這田

地索性亡了通考懼齋陳氏曰聖不通大而化生知安行与天同德無乎者疑而未定之辭乎字

以含下一句意病心有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

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於此也以是求仁愈難

而愈遠矣朱子曰言博施濟衆之事何止於仁必是在仁極至之人亦有不能盡堯舜也做不了盖仁者之心雖無

窮而仁者之事則有限自是無可了之理○博施濟衆此固是仁然不是人人皆能做底事必有聖人之德又有天子之位而

後可以當此若必以為聖人能之則堯舜亦尚以此為病此非言堯舜不能盡仁盡勢有所不能耳○或問必聖人而後能之

乎曰此正謂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爾必也聖乎盖以起下文堯舜猶病之意○問博施濟衆如何分別曰博施是施之多施之

厚濟衆是及之廣○博施濟衆固人之極功譬如東大洋海同是水但不必以東大洋海之水方為水只瓶中傾出來底亦便

是水博施濟衆固是仁但那見孺子將入井時有怵惕惻隱之心亦便是仁此處最好看○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兩句

當連看盖去便是聖人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此屋可封然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說教從游者甚衆孔子豈

不欲人人至於聖賢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夫音扶

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去聲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住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文字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體驗而後爲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說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問立達二字以字推之如何曰立是安存底意思達是發用底意思○問欲立謂欲自立於世立人謂扶持培殖使之有以自立也欲達謂欲自遂其志達人謂無遏塞阻抑使之得以自達也曰此說是○問立字達字之義曰此是兼粗細說立是自家有可立達是推將去聖人所謂立之斯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亦是這箇意也○問欲立立人欲達達人苟有此心便有博施濟衆底功用曰博施濟衆是無了期底事故曰堯舜其猶病諸然若得果無私意已有此心仁則自心中流出來隨其所施之大小自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遷曰仁以其愛之所存而言朱子曰克己復禮是心之德立人達人是愛之理愚謂此自仁者之心主乎愛之理而形容之非指愛之見於外者故集註以爲狀仁之體之意亦子貢無加諸人者同此皆是以己及人之仁但夫子是順言其所欲子貢是反言其所不欲

能近取譬[諺]可謂仁之方也已

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或問凡己之欲即以及人不待推以譬彼而後施之者仁也以己之欲譬之於人知其亦必欲此而後施之者恕也此其從容勉強固不同矣○新安陳氏曰博施濟衆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斈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斈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斈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者○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痹為不仁

痿於危反痹音畀冷濕病也

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

新安陳氏曰仁者之心視人物即己身也躬認得人

物皆為己則此心之仁周流貫通何所往而不至乎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干新安陳氏曰又反言之果視人物爲人物而不屬於己自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新安陳氏曰雖是己身然其氣既不周流貫通則手足亦自不屬己矣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平聲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豐問程子作一統說集註作三段說是如何朱子曰程子之說如大屋一般某說如在大屋下分別廳堂房室一般○程子合而言之上下似不施應不若分兩截看惟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勉齋黃氏曰或以爲痿痺若不識痛痒之謂也如此則覺者爲仁仁其可以覺言乎曰所謂仁者當於氣已不貫上求之○齊氏曰手足不屬己氣之不貫也天地萬物不屬己亦心之不貫也身與手足一體也外邪間之故身氣不相貫己與天地萬物一體也人欲間之故身心不相貫通身與手足之間者醫必有方通截身與天地萬物之間者聖人亦必有方然則恕者聖人示學者以去間之方也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音扶博施者豈非聖人

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去聲下同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非
不欲少去聲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贍時艷反爾贍足也
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
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不及
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百姓則爲病
可知苟以吾治去聲已足則便不是聖人新安陳氏曰仁之體用無窮聖人之
心亦與之相爲無窮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謂博施濟衆未知
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新安陳氏曰呂說欠說取譬上說恕
字分說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程子曰聖則無大小至於
仁兼上下大小而言之博施濟衆亦仁也愛人亦仁也堯舜其猶病諸者猶難之也博則廣而無極衆則多而無窮聖人必欲
使天下無一人之惡無一物不得其所然亦不能故曰病諸○問仁與聖何以異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

大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衆問得來
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下言之聖則其
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所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
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仁道亦謂之仁此通上
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却仁與聖俱大也大
抵盡仁道者卽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又曰此子貢
未識仁故測度而設問也惟聖人爲能盡仁然仁在事不可以
爲聖又問堯舜其猶病諸果乎曰誠然也聖人惟恐所及不遠
不廣四海之治也孰若無四海之外亦治乎是嘗以爲病也博
施濟衆事大故仁不足以名之博施濟衆非聖不能何曾干仁
事故特曰夫仁者立人達人取譬可謂仁之方而已使人求之
自反便見得也雖然聖人未有不盡仁然教人不得如此指殺
之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爲仁則反使不識
仁只以所言爲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爲仁也○
朱子曰子貢所問爲仁便使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如堯舜
也做不得何況華門圭竇之士聖人所以提起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正指仁之本體蓋己欲立則思處置他
人也立己欲達則思處置他人也達放開眼目推廣心胸此是
其氣象如此安得不謂仁之本體若能近取譬者以我之欲立
而知人之亦欲立以己之欲達而知人之亦欲達如此則止是
之仁之方而已此爲仁則同但己欲立而立人欲達而達人是
已到底能近取譬是未到底其次第如此○博施濟衆這箇是

盡人之道極仁之功非聖人不能然聖人亦有所不足在仁固能博施濟衆然必得時得位方做得這事然堯舜雖得時得位亦有所不足△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不是聖大似於仁只是一箇正路聖是行到盡處欲立欲達是仁者之心如此能近取譬又斈做仁底如此深淺不同但克去己私復得天理便是仁何必博施而後為仁若必待如此則有終身不得仁者矣孔顔不得位不成做不得仁欲立欲達即絜矩之義子貢凡三問仁聖人三告之以推己度物想得子貢高明於推己處有所未盡

○問博施濟衆恐是子貢見孔子說仁多端又不曾許一箇人是仁故據箇大底來說否曰然然而夫子荅子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至於荅顔子則曰克己復礼為仁分明一箇仁說兩般諸公試說這兩般說是如何或曰一為心之德一為愛之理曰是如此但只是一箇物事有時說這一面又有時說那一面人但要認得是一箇物事一云孔子向顔子說則以克己為仁此處又以立人達人為仁一自己上說一自人上說須於這裏看得一般方可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便有那克己復禮底意思克己復礼便有那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底意思只要人自分別而已然此亦是因子貢所問而說○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衆之問亦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易或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問博施濟衆與脩己以安百

耶乃堯舜盡做得底夫子猶以為病如何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賢亦未有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齊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說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說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脉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故子貢問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功效普博如此而後可以謂之仁乎夫子答此何但是仁必也聖人方能之乎然聖知堯舜猶且病諸夫仁者只就已上發出已欲立即立人已欲達即達人此仁者之事也若未能便至於仁而能近取譬以已之欲立譬之他人亦欲立而立之以已之欲達譬之他人亦欲達而達之如此則雖未即至於仁而亦可謂求仁之方也已夫既以仁之本體告之又以求仁之方術告之庶乎學者循序而得夫用工之要而視子貢功效籠罩之說茫乎無所措手苟志於仁者是可不深思而靜體之哉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六